

指尖的覺醒：洪強的「指佛」緣起

Revised 11 June 2025

大約十年前，一次殊勝的因緣，我參加了在印度菩提伽耶舉行的八關齋戒法會，為期八天。法會進行到中途，我的同房師兄在出發時已患重感冒，結果到了第四天左右，我開始感到強烈不適，他卻奇蹟般地好轉了。病勢洶洶，我不得不選擇留在酒店房間休息一天。

那天，所有團友都去了莊嚴的法會現場，偌大的酒店裡，只剩我一人。昏沉中休息了大半天，身體竟奇蹟似地好轉了些。百無聊賴，我打開房門，想出去透透氣。就在門開的瞬間，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對街一棟建築吸引——它像個小型展覽館，靜靜佇立。彷彿有種無形的力量牽引（可說「神推鬼掣」），我穿過馬路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是個不起眼的小型藝術館。沒有多想，我在前台買了票便走了進去。

踏入館內，眼前景象讓我屏息。從入口開始，一尊尊古代的佛像，並非高高在上地供在神龕，而是直接陳列在地面上。它們大小不一，有的半人高，有的與真人等身。從它們的結構、風化的色澤、沉澱的質感與獨特的造型，一眼便能辨認出是歷經滄桑的古老造像。我蹲下身，仔細凝視這些石雕，內心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。

我自問少年時揹著背包周遊列國，走過不少名山大川、藝術博物館及寺廟，對木雕及石雕等等也算頗有體會和研究。但眼前這些石雕佛像，卻顛覆了我過往所有的認知。最震撼的，是石像本身呈現的質感——那是一種經過超凡工藝精心打磨後才能出現的奇異「柔軟感」。堅硬沉重的石材，在工匠鬼斧神工的雕琢下，竟能展現出如絲綢般幼嫩、輕盈甚至飄浮的視覺效果！這讓我想起中國畫論中形容線條流暢貼身的「曹衣出水」，但這種感覺竟在石雕上如此真切地呈現，對我而言，是全新的視覺震撼，是藝術與工藝登峰造極的層次。

我很快意識到，僅憑雙眼「觀看」，已無法真正理解、捕捉這份藝術的精髓與層次。一種強烈的衝動驅使我——我必須「觸摸」它們。幸運的是，這座小型藝術館的佈展方式極為特別，所有石像都低矮地放置於入口和大堂的地面區域，觀眾得以近距離，甚至是被鼓勵去觸碰它們。這種零距離接觸古代藝術瑰寶的機會，在其他地方幾乎不可能發生。

或許正因這份新鮮、刺激又帶著高度神聖性的體驗，當我的指尖第一次輕輕落在其中一尊結跏趺坐的石佛像肩膀上時，那觸感讓我渾身一震——我觸摸到的，不是冰冷的石頭，而彷彿是一個真實的身體！那肩膀的弧度、肌理的細微起伏，與觸碰真人肌膚的質感差異，微乎其微。

當我的手指順著肩膀緩緩滑向手臂，更深的震撼襲來。我清晰地感覺到石面上雕琢出的衣紋，如同細密的輕紗絲綢，一層疊著一層，形成極富彈性與層次感的褶皺。這種質感是如此真實、立體，比例精準得無可挑剔。最不可思議的是，我的指尖在觸碰的剎那，穿透了數百年的時光——我觸摸到的，是古代匠人用超凡技藝，從堅硬石塊中「擷取」出的柔軟：那是身體肌肉的飽滿與彈性，是關節處微妙的轉折與力量，是袈裟覆蓋下彷彿仍在呼吸的軀體，是布料被汗水或微風拂過形成的自然垂墜與褶疊。透過袈裟的質感，我竟彷彿能感知到其下覆蓋的身軀裡，那搏動著的血脈與生命力！這簡直是欣賞藝術作品時的「觀」與「感」奇異旅程。

那一刻的觸電感如此強烈，我毫不猶豫，立刻奔回酒店房間，取出一一直隨身攜帶的毛筆、墨汁和質感粗糙的再造紙，再衝回藝術館。我急切地想將指尖那瞬間捕捉到的、難以言喻的「真實感」記

錄下來。我嘗試用速寫勾勒輪廓，用筆觸模仿衣紋，甚至想「掃描」那份觸感……！但一遍又一遍，無論如何努力，畫出來的東西總感覺隔了一層，仿如「隔靴搔癢」，徒具其形，卻完全抓不住、傳遞 (transmit) 不出當下那份直擊心靈的觸覺震撼與生命共鳴。紙墨的平面性，似乎註定無法承載那份三維立體的、充滿生命力的觸感。

越畫越氣餒，我幾乎要放棄了。那種源自指尖的通透感知，難道真的無法透過筆墨在紙上重現嗎？我停下筆，深呼吸，閉上眼，利用當刻的「覺知」(awareness) 努力回溯那一刻手指觸碰石像時的純粹感覺：那份「觸電」，那份「共鳴」，本質上源於肌膚的直接接觸所引發的深層震顫與同步呼吸感。

突然，一個念頭如電光石火般閃現：既然「筆」是阻隔，何不「捨棄」它？既然觸感是源頭，何不直接用承載這感覺的手指作媒介？

我毅然放下毛筆。再次將心神沉澱，純粹地用那隻剛剛觸碰過佛像的手指，重新、更專注地去感受石像的基座、身軀、衣紋的每一個細微起伏。我將所有的注意力、所有的記憶、所有的當下感受，都凝聚在這根手指上。此刻，我的指尖不僅是感知的延伸，更即將成為創作的唯一媒介。

接下來，便是墨的選擇與轉化。我並未使用尋常濕潤的墨汁，而是取出了隨身攜帶的乾墨塊。這並非一時興起，實則是我長久以來對於物質本源與其轉化過程的思索。乾墨，是墨的固態本相，沉靜而內斂，蘊藏著無窮的潛能。它需要一個「緣」去喚醒，那便是水。而這「水」，在我雲遊四方的創作歷程中，從來都不是單一固定的。有時，是行囊中僅存的飲用水，純淨直接；有時，是興之所至，隨手取用紙杯中未飲盡的白酒，酒液的醇厚與墨香交織，別有一番意境；更有甚者，是雨天不期而遇的甘霖，或是僅憑一張濕紙巾所擠出的微量水份。這些看似隨性的選擇，實則是我對「因緣和合」的體悟——不同的水源，如同不同的心境與際遇，它們與乾墨相遇，稀釋出的不僅是墨色，更是當下環境、心境與物質交融的獨特印記。

在那間小型藝術館中，我小心翼翼地以指尖沾取少量飲用水，輕輕研磨乾墨。墨與水交融的瞬間，我感受到一種物質的甦醒。然後，我將這根充滿了「立體記憶」與「觸覺能量」，並且剛剛親歷了墨與水交融轉化的手指，直接蘸入這新生的、尚帶着水氣與墨香的濃稠墨液中。

關鍵的轉換開始了：我不再想著「畫」，而是試圖將手指接觸佛像時所感受到的那份「三維立體感」——關節的轉折、按壓的輕重、肌膚與石面摩擦的細微阻力——透過手指關節的運動、指肉的彈性、以及對墨液濃淡乾濕的精妙控制，原原本本地、毫無阻隔地「轉譯」到紙面上。這不僅僅是技巧的運用，更是心、手、墨、水、紙的全然合一。手指成了筆，卻又超越了筆。它沒有筆鋒的既定形態，卻能以最直接的觸感，將內心的感動與對佛像的理解，化為墨的痕跡。乾墨與不同水源的結合，更為這痕跡增添了不可預期的層次與肌理，每一次的稀釋與蘸取，都是一次獨特的化學與心靈的反應。

整個過程，摒棄所有雜念，心神高度凝聚，如同練習氣功或禪修入定。必須在極短的瞬間，將「當下」那份純粹的觸覺記憶與生命能量，透過人體的精、氣、神與全然的意識，「覺知」(awareness)，直接「灌注」、「拓印 / transcendence」到等待的紙張之上。每一次落指，都是一次對佛像精神的再創造，每一次墨色的變化，都呼應著水源的特性與我內心的流動。

就在那墨指觸紙的剎那，我知道，一條全新的藝術路徑，在指尖下豁然開朗。這，便是我以「指」觸「佛」，融乾墨之沉靜、納萬水之靈動，開創「指佛」藝術那決定性一刻的源起。